

宋史新編卷一百八十五 韓琦列傳

明南京戶部主事蕭國維

倭幸

甚矣哉小人之巧於取寵也其效勞似忠其順旨似敬其獻許似直其結援借譽似賢匪特近習爲爾士大夫亦有之又匪特中材之主暱而莫悟明者或不免焉此歷代之通患也宋徽宗不足論矣以太宗孝宗之厲精而弭趙曾龍輩得恣胸臆寧二君察察自喜故彼有以投其隙歟夫柔曼傾意漢史之論殆未盡也茲述宋列傳廣其說云

弭德超 侯莫陳利用

趙贊

王黼 朱勔 王繼先 曾覲龍大淵附

張說 王朴 姜特立譙熙載附

弭德超滄州人給事太宗晉邸卽位累遷酒坊使歷鎮州駐泊都監初太宗念邊戍勞苦月賜士卒銀謂之月頭銀德超乘間以急變聞曰樞密使曹彬秉政歲久得士衆心臣從塞上來聞士卒言月頭銀曹公所致又巧誣彬他事上頗疑之出彬爲天平軍節度以王顯爲宣徽南院使德超爲宣徽北院使並兼樞密副使德超難曹彬事成期得樞密使乃爲副使又柴禹錫與德超

臣等竊聞在其上故德趙視事月餘稱病請告居常
快一日詔顯及禹錫曰我言國家大事有安社稷功止
得綏許太官汝等何人反在我上更令我効汝輩所爲
我實恥之又大罵曰汝輩當斷頭我度上無守執爲汝
輩所眩惑顯告之帝怒遣官推鞠奪職與其家配隸瓊
州禁錮未幾死

侯莫陳利用成都人幼得變幻術太平興國初賣藥京
師言黃白事以惑人樞密承旨陳從信白於太宗卽日
召見試其術頗驗授殿直累遷鄭州團練使前後賜與
甚渥依附者頗獲進用遂橫恣無復畏憚屠處服玩皆

僭乘輿人畏之不敢言會趙普再相廉知殺人及不法
事奏之太宗遣近臣按鞫得姦狀欲貸其死普固請曰
陛下不誅是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何足惜哉乃除名配
商州禁錮初籍其家俄詔還之普恐其復用因殿中丞
竇誼嘗監鄭州榷酤知利用每獨南向坐以接京使廩
州黃河清鄭州用爲詩題試舉人利用判試狀言甚不
遜召誼至中書詰實令上疏告之又京西轉運副使
流籍利用家得書數紙言皆指斥切害悉以進上太
怒令中使鸞殺之已復遣使弒其死無及矣

竇誼與州人性險詖辯給好言利害初爲軍小吏

校不協誣營中謀叛劉繼元屠之無遺類贊得署右職
太宗平太原贊隸三司爲走吏又訐本司補殿直太宗
頗信任遷供奉官閣門祇候提舉京西陝西數州錢帛
發摘甚衆又自乞捕盜至永興得兵士盜錢二百欲磔
諸市知府張齊賢奪而釋之事聞贊坐停官數月復令
專鈎校三司簿令贊自選吏十數人爲耳目專伺中書
樞密及三司事乘間白之帝以爲忠無他腸中外益畏
其口會改三司官屬以爲西京作坊副使度支都監時
又有鄭昌嗣者宣州人亦起三司役吏稍遷侍禁使西
川回奏在官不治者數十人帝嘉其直時京城置雜買

務命昌嗣監之昌嗣乞著籍便殿門許非時入奏與贊
親近相表裏遷至西上閤門副使鹽鐵都監二人既得
聯事益橫恣所爲皆不法帝頗知之以問左右無敢言
者至道元年上元節張燈帝以上清宮成臨幸贊與昌
嗣邀其黨攜妓樂登宮中玉皇閣飲宴至夜分掌舍宦
者不能止奏其事帝大怒奪贊官并其家配房州禁錮
昌嗣亦黜數日竝賜死於路帝謂侍臣曰君子小人如
芝蘭荆棘不能絕其類在人甄別耳苟盡君子則何用
刑劉寇準對曰帝堯之時凶在廷則三代之前世所
養淳已有小人矣公之衣儒服居清列者亦頗州附小

人爲自安計如督昌嗣奔走賤吏不足害也

王黼字將明祥符人才踈雋多智善佞登崇寧進士第
調相州司理叅軍何執中薦之遷至符寶郎左司諫張
栢英在相位寢失帝意遣使以玉環賜蔡京於杭黼覘
知之數條奏京所行政事并擊商英京復相德其助已
除左諫議大夫給事中御史中丞自校書至是財兩歲
黼因執中進迺欲去執中使京頴國遂疏其二十罪不
聽俄兼侍讀進翰林學士京與鄭居中不合黼復內交
居中京怒徙爲戶部尚書還爲學士進承旨遭父憂闋
五月起復宣和殿學士復爲承旨拜尚書左丞中書侍郎

即宣和元年拜特進少宰由通議大夫超八階前此未有也兩賜甲第寵傾一時蔡京致仕黼陽順人心悉反其所爲天下翕然稱賢相既得位乘高爲邪多畜子女玉帛自奉僭擬禁省誘奪徽猷閣待制鄧之綱妾反以罪竄之綱嶺南加少保太宰請置應奉局自兼提領中外名錢皆許擅用凡四方水土珍異之物悉許取於民進帝所者不能什一餘皆入其家方臘起黼方文太采不以告遂致蔓延帝遣童貫平之猶以功轉少傅又進少師時朝廷已納趙良嗣計結女真共圖燕大臣多不許獨黼力主之帝以兵屬貫命以保民觀變爲上策黼

後漢書曰太師若北行願盡死力黼於三省置
房專治邊事不關樞密括天下丁夫計口出筭得錢六
千二百萬緡竟買空城五六而奏凱率百僚稱賀帝解
玉帶以賜進太傅封楚國公騶從儀物幾與親王等身
爲三公位元宰至陪扈曲宴親爲俳優鄙賤之役以獻
笑取悅欽宗在東宮惡其所爲鄆王楷有寵黼爲陰畫
奪宗之策皇孫諶爲節度使崇國公黼謂但當得觀察
使召宮臣耿南仲諭旨使草代東宮辭疏竟奪之蓋欲
以是撼搖東宮帝遇黼厚名其所居閣曰得賢治定爲
書亭堂榜九有玉芝產堂柱乘輿臨觀之梁師成與連

牆穿便門往來帝始悟其交結狀眷頓衰尋命致仕欽
宗受禪黼黻駭入賀閣門以上旨不納金兵入汴不俟
命載其孥以東詔貶崇信軍節度副使籍其家吳敏李
綱請誅黼事下開封尹聶山遣武士躡及於雍丘取其
首以獻帝以初卽位難於誅大臣託言爲盜所殺云

朱勔蘇州人父冲狡獪有智數家本賤微傭於人梗悍
不馴抵罪鞭背去之旁邑乞貸遇其人得金及方書歸
設肆賣藥服之輒效遠近輻湊家遂富因時園圃結游
客致往來稱譽蔡京欲建僧寺閣費鉅萬僧言必欲集
此緣非朱冲不可冲見京願獨任居數日大木數千章

下京大驚陰器其能以其父子姓名屬重寶竈
箱中皆得官徽宗頗垂意花石京諷勛語其父密取
箱中珍異以進初致黃楊三本帝嘉之歲率不過再三
貢貢物裁五七品至政和中舳舻相銜于淮汴號花石
綱置應奉局于蘇指取內帑如囊中物每取以數十百
萬計延福宮艮嶽成奇卉異植充物其中勛擢至防禦
使所貢物豪奪漁取於民毛髮不少償士民家一石一
木稍堪翫卽領健卒直入用黃封表識使護視之及發
行必徹屋壞牆以出嘗得太湖石高四丈載以巨艦役
夫數千人所經州縣有折水門橋梁鑿城垣以過者旣

至賜名神運昭功石所居直蘇市中孫老橋忽稱詔凡
橋東西四至壤地室廬悉買賜予已合數百家期五日
盡徙郡吏逼逐民嗟哭於路遂建神霄殿奉青華帝君
像其中監司都邑吏朔望皆拜庭下命士至輒朝謁然
後通刺詣勛王趙霖建三十六浦牌興必不可成之功
天方大寒役死者相枕藉霖志在媚勛益加苛虐吳越
不勝其苦子汝賢等召呼鄉州官寮頤指目攝皆奔走
聽命流毒州郡者二十年方臘起以誅勛爲名寇平勛
復得志聲焰熏灼衆人穢夫候門奴事自直祕閣至
學士如欲可得不附者旋踵罷去時謂東南小朝廷

永年益親任之歷隨州觀察使慶遠軍承宣使燕山
功進拜寧遠軍節度使醴泉觀使一門盡爲顯官騶僕
亦至金紫靖康之難欲爲自全計倉卒擁上皇南巡且
欲邀至其第欽宗用御史言放歸田里凡由勛得官者
皆罷籍其貲財田至三十萬畝言者不已羈之衡州徙
韶州循州遣使卽所至斬之

王繼先開封人姦黠善佞建炎初以醫得幸其後寢貴
龍世號王醫師諸大帥承順下風莫敢少忤其權勢與
秦檜埒檜使其夫人詣之敘拜兄弟表裏引援遷至昭
慶軍承宣使子弟通朝籍總戎寄姻戚黨與盤據要途

數十年間無能搖之者金兵將至劉錡請爲戰備繼先
乃言新進主兵官好作弗靖若斬一二人和好復固帝
不擇曰是欲我斬劉錡乎侍御史杜莘老劾其十罪太
略謂繼先廣造第宅占民居數百家都人謂之快樂仙
宮奪良家婦女爲侍妾鎮江有娼妙於歌舞矯御前索
之淵聖成喪舉家燕飲令妓女舞而不歌謂之啞樂自
金使來日輦重寶之吳興爲避走計奏入詔繼先福州
居住停三子及孫官籍其貲以千萬計天下稱快孝宗
卽位詔任便居住母至行在卒

曾觀字純甫其先汴人用父任補官與龍大淵同爲

王內知客孝宗受禪驟遷二人官諫議大夫劉度入對
言潛邸舊人待之不可無節張燾新拜參政亦欲以
大淵覲決去就力言之遂以內祠兼侍讀劉度奪言職
連擢大淵爲宜州觀察使知閤門事覲文州刺史權知
閤門皆兼皇城司不數月間除命四變劉度出知建寧
府尋放罷羣臣旣以言二人得罪去自是勢張甚士大
夫之寡恥者潛附麗之內侍押班梁珂者表裏用事右
正言龔茂良極論二人害政甚珂百倍累疏不報茂良
待罪出知建寧府一日右史洪邁過參政陳俊卿曰聞
將除右史邁遷西掖信乎俊卿曰何自得之邁以二人

告俊卿卽以語宰相葉顥魏杞而已獨奏之且以邁語質之帝前帝怒卽出二人於外於是遷大淵爲江東總管顥爲淮西副總管中外快之尋改大淵浙東觀福建乾道四年大淵死觀尚在福建帝憐欲召之樞密劉珙奏曰此曹奴隸爾厚賜之可也引以自近而待以賓友使得與聞政事非所以增聖德整朝綱也命遂寢旣而觀垂滿俊卿恐其入預請以浙東總管處之臺臣上疏論之不報太學錄魏揆之亟上封事論列且見俊卿切責之揆之得台州教官以出觀至龍山已久伺揆之去後入國門竟中浙東之命且戒閤門吏趣朝辭觀

是怏怏而去六年夏後卿罷政十月觀以京師召七年
立皇子觀以伴讀勞升承宣使八年副姚憲使金歸除
武泰軍節度使提舉萬壽觀淳熙元年除開府儀同三
司四年觀欲以文資官其子孫龔茂良時以參政行丞
相事沮之觀大怒茂良退朝觀從騎不避茂良執而撻
之語在茂良傳謝廓然除侍御史連論茂良貶英州皆
觀所使也觀前雖預事未敢肆至是士始側目重足矣
從班有韓彥古者觀之姻廓然之黨乃獻議助廓然使
人主疑大臣而信近習至是益甚六年加觀少保醴泉
觀使時周必大當草制人謂其必不肯從及制出乃有